



花开塔克拉玛干

申尊敬

没进塔克拉玛干，总以为里面除了沙还是沙。

走进塔克拉玛干，才知道沙漠里有绿也有花。

那年，我来到塔克拉玛干北面的肖墙，第一条贯穿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途经此处。抬眼望，两排宽阔的林带像两条绿飘带，飘向天尽头。红红的红柳花似镶在飘带上的红宝石，在微风中忽闪忽烁。

“谁持彩练当空舞”？此刻我如如在梦境。30多年前，我乘车穿过这个沙漠的腹地，眼前除了沙山沙谷再没啥。极偶然时，才能见到几簇矮瘦的芦苇，渺小得就像大海上一朵朵小小的浪花。谁也想不到，在这个兔子都不做窝的生命禁区，会冒出这么多青绿和繁花。

同行朋友的介绍，更让我惊喜。沙漠公路两边，如今种着2000多万株红柳、梭梭和沙拐枣。这条防风固沙的大林带，就是沙漠公路的“安全带”。每年春夏秋冬三季，防护林带上红柳、梭梭和沙拐枣的花争奇斗艳，成了巨龙般沙漠公路的“点睛之笔”。沙漠公路有了“安全带”，流沙再也不能戕害这条交通大动脉了。

这样的奇迹是谁创造的？油田的同志告诉我，是几十支来自各地的农民工队伍栽种的。当年，千百人同时在长长的公路两边挖坑栽树，那场面，太壮观了。

来到沙漠公路南段的塔中油田，除了

红柳、梭梭和沙拐枣，办公楼和生活区的房前后，还有胡杨等沙生植物。胡杨花开在4、5月，花朵细小。站在高高的胡杨树举头望，总也看不清胡杨花的美样子，只觉得头顶上有一团一团彩云飘。微风起时，空气里飘来阵阵醉人的花香。

胡杨最美的时候在秋末，那时候的胡杨树叶子像金子一样黄。艳阳天下的胡杨，每一个枝丫都挂满太阳，每一片叶子都闪着金光。千千万万棵金胡杨在秋风里合唱的金曲，是大漠里最好听的秋歌。

这些胡杨和红柳等是谁栽种的？油田作业区的领导说，主力还是农民工。从拉运树苗到挖坑栽树，从铺设管道到浇水养护，塔中今天绿成这样，农民工的功劳最大。

从塔中油田再往东北去，连片的沙地上梭梭郁郁葱葱，这里是开发沙产业的试验田，人们称其为大芸基地。大芸寄生在梭梭的根部，俗称“沙漠人参”，成熟后浑身是宝。5月，塔克拉玛干的梭梭花在树枝上开，大芸花在沙地上开，花瓣白嫩洁如雪，花蕊鹅黄花边紫，不爭艳丽自风流。基地出产的大芸是市场上的抢手货，大芸使这片原本寸草不生的沙漠流淌金淌银。

又要说到农民工了——大芸基地建设时，来自四川、河南、陕西和甘肃的30多位农民工，从平整沙地到铺设管网再到栽种

梭梭和大芸，干了一年多。他们睡的是大通铺，吃的是大锅饭。沙漠里扬沙天多，吃“沙子拌饭”，在他们记忆中是常事。

还有塔中沙漠植物园，就在塔中油田旁边。从全国荒漠区引进的几百种沙生植物，在这里被驯化、被筛选。十几位从山东等地来的农民工，在这里已经干了许多年。他们在专家的指导下，精心侍弄这些沙生植物中的宝贝。每年从3月到9月，来自西北荒漠里的沙生植物在这里排着队开花。塔中石油人称这个植物园为塔中公园，漫步其间，赏花闻香，乐而忘返。大家都知道，这里的每一树、每一花，既是专家的杰作，也是农民工的杰作……

我忽然感到很惭愧，惭愧于过去对油田里的农民工群体了解极少。我曾多次到塔中油田采访，几乎没有把农民工列为采访对象。

塔克拉玛干是一个荒凉其表、金玉其里的沙漠，好宝贝都藏在地层深处。但在这片沙漠极度干旱，“沙漠之舟”骆驼看了都会绝望。如今的塔克拉玛干有了这么多茁壮成长的树，这么多争奇斗艳的花，是亘古未有的奇迹，农民工是创造奇迹的主力军。

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河南、河北、湖北，还有东北三省等，他们来自小半个中国。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的中青年农民，他们用这辈子最好的年华

来圆自己的致富梦，也在圆我们民族的复兴梦。从五湖四海来到塔克拉玛干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和石油人一起改造“死亡之海”，让这个只见黄沙不见绿的大沙漠有树有草还有花。

这些开发建设塔克拉玛干的功臣，都是有名有姓的人，但我们往往只记住了“农民工”这个共同的名字。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常青，参与了沙漠公路防护林带、植物园、大芸基地的设计和施工，和农民工打了几十年交道。她一时也想不起多少农民工的名字，只记得这一拨是河南的，那一拨是甘肃的；这几位是同一个村的，那几位有亲戚关系。有人说农民工们是“夫妻档”“父子兵”，他们不承认也不否认，只是笑笑，接着又埋头干活。

他们也会思念远方的亲人，也有难耐的寂寞。一些工地上没有手机信号，他们给家人打了个电话，还得爬到远处的沙山顶上。为了沙漠公路的绿化和养护，为了使塔中油田有更多的绿色和鲜花，当然也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，他们忍受着难忍的思念之痛，忍受着难耐的寂寞之苦，忍受着严寒和酷暑。塔克拉玛干里的千万棵树和千万朵花上，有他们的寂寞和思念。他们把自己的寂寞和对亲人的思念，变成了沙漠里数不尽的青枝绿叶和姹紫嫣红。

沙海茫茫，他们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。干完一项工程，创造一个奇迹，他们就“消失”了。风沙淹没了他们的脚印，烈日烤干了他们的汗水，但他们的脚印，染绿了塔克拉玛干的沙地；他们的汗水，芬芳了塔克拉玛干的空气。他们勤劳付出的一切，化成一脉飘香花香的绿色丰碑。

回望塔克拉玛干那些“无中生有”的青绿和繁花，想起那些没留下姓名却改变了塔克拉玛干面貌的农民工，耳畔忽然响起那句名言：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

拜会一棵树

张高峰

那是5年前的一个秋日。我到郊外参加活动。时间尚早，我便在会场附近闲逛。

突然，我被一棵高大的银杏树吸引住了。这棵树的叶子黄灿灿的，好像缀满了金币。微风轻拂，我仿佛听到了千万枚金币相撞发出的叮叮当当的脆响。它的伙伴们长势杂乱无章，而它则枝条井然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个丰神俊秀的少年。

这是一棵有灵气的树。如果不是有人喊我活动开始了，我会饶有兴致地围着它走上几圈。活动结束后，同行的人急着回城，我只好跟大家离开。但我留恋那棵银杏树，心中默念：原谅我的仓促离去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
这几年，我一直没有旧地重游的机会，但这棵银杏树一直郁郁葱葱地长在我的心上。每当金风乍起，为树木染色、为大地换装的时候，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它美妙的风采。今年立秋后，我拿出少有的果断，从繁忙的事务中抽身，决定前去看拜会它，就像拜会一位深情思念却久未谋面的老友。

怀着一种强烈而秘不示人的欢喜，我骑着自行车出了城，一路向东。骑了很久，也没有看到熟悉的景物，我心中不免忐忑。正好，路边有位跨坐在公路车上的青年，正低着头看手机。我问他还有多远，他查看了一下手机地图：“4.7公里。”

看到小伙子面容俊朗，我一时好奇，问：“你骑

茵陈，带着诗意的名字，从久远时光的上游一跃而下，在小村的南湾坡地生根发芽。何其幸，我恰好在每一个春天都能在南湾的土地上遇见它。

茵陈蒿在春风里积蓄阳光和雨露，也迎接扑面而来的春色。春天，南湾的土地大都还裸露着，偶遇向阳坡地里的淡薄草色，多是冰草和茵陈蒿。冰草鲜有草香，而茵陈出土就是一副憨敦敦的模样，带着浓郁的腥香味。寻着味，便可看到一枝枝干枯的草茎下毛茸茸的茵陈蒿。

上一年留下的光秃茎秆，像是插在土中的半截檀香。在青绿叶叶的簇拥下，檀香依旧在燃烧，以大地为案，青绿的绒叶是摆在案上的一只只精巧香炉，炉口朝天，迎着岁时令，也迎接着我。一案、一香、一炉，呈现生命初始和终了交替的仪式感。这份萧索掩映下的生机，也许就是茵陈这个名字的由来。

有一年仲夏，我突然得了一种乏病，整日萎靡不振。那种困乏，像是钻到了骨髓里似的，乏到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睡。村里医生给我开了几剂茵陈汤。那时节，南湾的茵陈都长成了高高的蒿草，茎秆和叶子都已变老了，用不成了。南湾却不乏有心人，他们在阳春时节采下茵陈备在家中。谁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只要肯张口，备下茵陈的人就会拿出来给你。

茵陈汤味道太浓，却要趁热喝。浓郁

的草药味能把人的呼吸逼住，真不好下咽。我说，放点白糖吧。母亲说，药里放了糖喝就不灵了。想想也对，放了糖影响药性，也不能使药汤好喝到哪里去，只好作罢。所幸，这苦苦的汤药喝上几日，确实能让身心松弛不少。

年轻时偶尔得病，觉得汤药难以下咽，以为那就是生活中遇到的苦了。中年后，辗转无眠的夜里，重新回忆我与茵陈之间的细细碎碎，茵陈汤的苦涩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现在，我常在日子的琐碎中奔忙，老毛病仍不时会犯，禁不住想起那一碗碗色泽如茶、气味腥涩的茵陈汤。我记起，母亲为了鼓励我把茵陈汤一口气喝下去，总会在我喝完后给我塞一颗糖。一颗糖，就是儿时的幸福和满足。于是在记忆深处，茵陈的苦也沾染了糖果的甜。

每当春天，总见有人去山野里，把蒲公英、茵陈、苦菜悉数收进篮子，成为餐桌上的野味。我在南湾时也挖过这些野菜，但不是为了吃。哪能舍得吃呢？野菜阴干后能换不少钱，买不少糖果。实际上，挖野菜于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，便是让我自幼就在南湾识得诸多春草。如今想来，像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样端详一株茵陈蒿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如今，我不再为自己的口欲去挖茵陈，也早已与茵陈的苦和解。偶在药方中发现有茵陈，确信南湾初春的土地上一定能找到它，仅此，我便心满意足。

车是要去哪里？”

“我要去爬甘家梁。听说那里风景很美。”小伙子顿了顿，“您是要去看朋友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要去拜访一棵银杏树。”

我们俩相视一笑，互道祝福，挥手告别。旅行的意义，就是在途中能欣赏到难得一见的风景，遇到一些有趣的灵魂。由于明确了距离，我心中少少了犹疑，将自行车蹬得飞快。

地势一下子开阔起来，风物完全呈现于眼前。我心中一惊：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落光。顿时，悔意像一股汹涌的潮水，猛烈地拍击着我的心扉——自己来得实在太晚了。

我举目四顾，寻找那棵树，但落光叶子的树很难看出这一棵与另一棵有何区别。光秃秃的枝干瘦骨铮铮，直指苍穹。我一棵一棵仔细望过去，仍然无法判定哪一棵是我心心念念要拜会的。淡淡的失落像一层薄雾，慢慢地浮上心头。四周寂然，唯有麻雀起落的“沙沙”声。问树树不言，问风风不语，心中一片空茫。

既然无法确定是哪一棵，那就索性把每一棵都当作那一棵吧！我整整衣襟，向每一棵银杏树行注目礼，表达我心中深深的感激和歉意，默默祝福它们熬过寒冬，明年秋来再相会。

与银杏树们作别后，怀着丝丝缕缕的惆怅，我又四处转了转，发现有两棵树也很好看。树身低矮，姿态婆婆，树叶还未落尽，卵形的叶片红中有黄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就在我凝神细看时，心中荡起欢喜的涟漪，一圈一圈，温柔至极。

继而想到，人生旅程何尝不是如此：常常事与愿违，但意料之外又藏着惊喜。总有些小欢喜小感动来滋养慰藉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，仍然心怀热切，勇敢地奔赴下一段旅途。

金秋十月，为那份少年时代就深藏心底的缅怀与追忆，我溯遵义湘江河而上，探寻河的源头。

从茂密的枝叶叶间，我终于看到湘江河由晶莹的水滴，滴落大地，再汇成涓涓细流，聚成小溪。我追逐着这小溪，自北向南，萦回婉转，进入遵义城区时，湘江河已成汤汤之势，沿途纳溪聚流，汇入乌江、长江，直奔东海。

一河跌宕逶迤，令人遐思迤飞，胸襟豪壮。历史上，湘江河曾名“芙蓉江”“穆家川”，明代始称“湘江”并沿用至今。时光流逝，但湘江河的涛声从未远去消散，反而在时光的洗濯下愈发丰沛淋漓、滋养心灵。

1935年1月7日，红军在长征途中占领遵义。之后的事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：古城之中，湘江河畔，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，湘江河的涛声与浪花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抉择。在遵义，红军将士们畅饮湘江河水，一洗疲惫之困顿，更有无数湘江河养育的遵义儿女加入属于自己的队伍。

因为那段历史，因为那次会议，湘江河畔，原名小龙山的青山被遵义人敬称为“红军山”。山上莽莽葱葱间，一座红军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。与青山融为一体的纪念墙上，镌刻着众多红军英雄的姓名。当年，他们洒下的热血，如湘江河水，浇灌着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。

我很荣幸，生长在湘江河畔，我的外



▲中国画《鸡冠菊花图》，作者高其佩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公外婆、父亲母亲，我的姊妹和儿女，也都生活在湘江河畔。是湘江河水养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。

深秋，满城银杏把一树一又树的碧绿摇成耀眼明黄。我牵着儿子，陪着父亲来到湘江河边垂钓。上游处，一女子亭亭站在水面，如立空中，无所依凭。细看她立足之处，仅一根楠竹而已。河风轻拂，女子衣袂飘飘，驭竹扬波，如履平地。父亲告诉我们，这根楠竹如今已经漂向了全国，漂成了“独竹漂”这一著名的黔北民间文化名片。

河面上，白鹭舒展翅膀，贴着水面掠过，翅膀带动的风，梳起一缕缕长发般的波纹。身旁的鱼桶装满天光云影，父亲两眼怡然——这翻飞白鹭，这清冽河风，这拂波垂柳，都是他垂钓的收获。

“我想把它们放回河里，但又舍不得，好想带回家喂着。”儿子蹲下身来，看着外公桶里的两条小鱼，满脸纠结。多么熟悉的场景！这个瞬间，儿子和童年的我穿过湘江河水的波光相遇了。最终，儿子倾倒小桶，不舍又欣然地看着鱼儿鱼尾轻摇，消失在水中。

从一河清波、满河潺湲里抬头展眼，明黄苍翠中的遵义城高楼林立，灯火辉煌。这不正是当年的先辈们为之奋斗的愿景吗！此刻，宽阔的大道上车水马龙，车流人流川流不息。这是另一条湘江河，在时代的洪流中滔滔向前，正演绎着自己全新的故事……

遇见

老程头戴灰色毡帽，身着印有“更”字的红外套，提着铜锣，亮起嗓音唱：清早起，长精神，要到汴河街来打更……他每唱两句，就用梆子敲三下锣，一顿敲打和高唱后，吆喝：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

早听说老程在汴河街打更，以为不过是景区营销的把戏。这次亲眼见他敲锣打更，我面带坏笑，问老程白天为何打更。他停住唱腔，瞪着眼睛：“安全巡检侍卫”的三角彩旗摆动，旗角就对着我。

他将一把浓密的八字胡，指着岳阳楼的方向说，那是鲁肃的阅兵楼，现在湖里没了操练的水兵，楼仍在那里。我脑子一下短了路，想不明白打更与岳阳楼有什么关联。老程没多讲，转身继续往前走：“咣咣咣”三声锣，用花鼓戏调唱：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“咣咣咣”，又三声锣，再唱：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暖暖的阳光下，汴河街烟火气十足，冒着热气的小吃店面一字排开。人群熙攘，欢声鼎沸，汴河街变成了一条河。老程不怕人多，锣声一响，梆子一敲，人们闪开一条道，纷纷伫立街边道旁，打量这个一边敲锣一边唱戏的更夫。汴河街氤氲的烟火气好像被老程搅得升腾起来，欢声笑语，谈论声，一串串挂在古色古香的檐角上。

我跟着老程穿行汴河街，鼻腔塞满各种小吃的香味，耳里充盈花鼓戏的腔调。我似乎慢慢品出他白天打更也有一种味道，汴河街这条闻名一方的美食街，以老程的更声和唱腔为佐料，色香味俱全。可如此罕见的打更法，难道仅仅是为汴河街添点佐料？

我们左拐右拐，一座老戏台突现眼前，匾上“岳舞台”三个金黄的字闪着光芒。空荡的戏台上，忽然吹来一股湖风，一场悲欢离合仿佛就要上演。老程深情地望了一眼岳舞台，刹住唱腔，坐在台下的条凳上休憩，面对我这个对他颇有微词的人，目光炯炯。

沙地花生

张君燕

太行山与黄河将一方沃土揽入怀中，造就了怀川平原。站在河南孟州境内的黄河堤防处远望，黄河奔腾不息，整齐坚固的大堤一路跟随。虽已至深秋，大堤两岸依旧林草丰茂。黄河故道的沙地上，一眼望去，满是绿茫茫的花生秧。

历经春夏秋三季，花生秧从原先的嫩绿、青绿、碧绿到如今的深绿，迫不及待地向庄稼人宣告自己的成熟。庄稼人笑而不言，拔起一窝花生秧抖几抖，沙土随着金色的阳光洒落，如婴儿般胖嘟嘟的花生便显露出面貌，引得庄稼人笑得合不拢嘴。

这便是沙地花生。沙地松软、喧腾，花生尽可以放开拳脚，奋力向下扎根，结出饱满、硕大的果实。沙地漏水漏肥，花生却不怕，它有帮手——根瘤菌能为它供应营养成分。当然花生也不小气，它会慷慨地满足根瘤菌的需求。两者合作共赢，使得花生在沙地上长得旺盛蓬勃，大放异彩。

安排这一切的庄稼人从不争功。在他们看来，因地制宜是本分。花生却懂得感恩，用丰产来回报庄稼人。一个默默付出，一个知恩图报，双向奔赴的情感总是令人欣喜。广袤的黄河滩沙地上，庄稼人埋头拔出花生，一排排连枝带叶摆放成列；花生安静地躺在阳光下，感受轻风的吹拂，等待被庄稼人带回家园。

刚出土的花生鲜嫩无比，脆生生、甜滋滋，乳白的浓汁在唇齿

我对他温和一笑，摆出洗耳恭听的样子。他并没直接回答打更的事，而是给我讲古人如何掌握时间。目测太阳、公鸡打鸣、滴漏沙漏、更夫打更，都是最原始的手法，钟表出现后，它们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。他话锋一转，说在这条古街上打更的意义在于唤醒历史中的记忆。

我猛地一震。原来他不是简单的更夫，也不是简单的唱花鼓戏的人。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。

他指着岳舞台，向我普及巴陵戏的相关知识。巴陵戏是国家级非遗，流行于湖南岳阳、益阳、常德、湘西等地，历史悠久。抗战时期，巴陵戏艺人竖起“岳舞台”大旗，成立抗敌宣传队登台义演，令岳舞台声名大噪。这里承载了多少记忆呀？伴着舞台上的吹拉弹唱，一段段历史风云在这上演。老程的打更声和唱腔，赋予这些记忆鲜活的生命力。

老程出生在洞庭湖边的一个小渔村，当过民办教师，做过木工，唱过花鼓戏，开过工艺店。3年前，年近古稀的他来汴河街打更。刚来时，他坚守传统意义上的打更，夜巡发现电线短路，火花四溅。他及时处置，避免了一场火灾。防火对这条木质结构的古街意义重大，“小心火烛”的吆喝声让人们时常绷紧防火的弦。这让他的思路打开：打更不仅限于独自守夜，也要能警醒更多的人。怎么做？自己不是有响亮的嗓音吗？他的奇想就像一粒种子，在洞庭湖东南西北风的吹拂下，一点点生根发芽。

老程说得起劲，摆起架势，唱道：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。唱罢，他笔直地站在我跟前，一副庄重的神情，说要吧《岳阳楼记》用花鼓戏的腔调唱出，边唱边打更。我吃惊地看着他。这个大胆的想法，无疑将为这一楼一街一湖一岛的记忆增添新的色彩。若是范公得知，怕也是要拍案点赞。

人生在世几多好，莫让年华付水流……老程又“咣咣咣”敲起锣。这苍劲的声音，穿越古街的烟火，烙印在悠远的时光上。

沙地花生

张君燕

田间劳作时吃上几颗，生津解渴，疲惫顿消。老一辈人尤其喜食花生，养胃、补气血。年过七旬的王大娘头发乌黑浓密，她颇为自得地宣称这是食用花生花的功劳。新鲜花生用水煮也能最大程度保持本味。花生里放点盐和花椒、八角，刚煮出来，吃的是鲜甜；泡上一晚，吃的就是咸香。佐以一杯小酒，有滋有味，再惬意不过。

一向赶早的二大爷，早已把摘好的花生晾晒在院子里。花生秧喂给家里养的几只羊，晒干的花生油来榨油，绿色健康。榨过油的油饼晒一晒，能当肥料，也是极好的饲料。沙地花生浑身是宝，给庄稼人带来的收益更是不少。“敢摘！以前，这日子咱是想都不敢想！”二大爷从地上抓起一把花生，剥开一粒放进嘴里，慢慢咀嚼。

二大爷说的是事实。“黄河西来决昆仑，咆哮万里触龙门”，历史上黄河决口频繁，改道时有发生。摆脱束缚的黄河来到怀川平原后，也曾一度带来难以治理的河患。千百年来，黄河岸边留下了无数炎黄英雄呕心沥血的身影，飘荡着黄河号子铿锵有力的回响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怀川人民治黄取得了巨大成就。古代“三年一决口，十年一改道”的黄河，在这里已化为福祉与安澜。

温柔、安宁的黄河，滋养出一颗颗饱满的沙地花生。望着花生壳，便会想起二大爷的笑，那每一道褶皱里都溢满了脸。